

·辑佚辨伪·

王畿佚文《石洞黄公墓志铭》考释^{*}

宫云维 张宏敏

内容摘要:《石洞黄公墓志铭》系王阳明高足王畿的重要佚文之一。该文详叙了阳明后学黄承文的家世渊源、求学经历、仕宦生涯、学术交游等,是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黄承文传记文献,可以填补黄承文研究的空缺,补《王畿集》之佚。文中关于向王畿请益的记载等,大略点出了黄承文“外器以融道”的学术倾向和王门中人的学术身份。同时,王畿在文末自称眷生,也体现了他与王家的密切关系,有助于理解他在王门弟子中的崇高地位。

关键词:《石洞黄公墓志铭》 王畿 黄承文

我们在编校整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续编》^①时,无意之中,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博物馆中发现了浙中王门主将王畿为台州黄岩籍王阳明门人黄绶之子黄承文所撰墓志铭文一种,题曰《明故南京通政司经历石洞黄公墓志铭》(以下简称“石洞黄公墓志铭”)。该文不见于阳明学研究专家吴震教授编校整理的《王畿集》^②,为王畿佚文。该文的发现,不仅对我们研究王畿与黄绶、黄承文父子之间的学术交游,全面了解黄承文的家世渊源、求学经历、仕宦生涯、学术交游等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而且还为我们研究黄承文与阳明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学术信息。兹誊录并考释于下。

嘉靖庚申三月初一日,南京通政司经历石洞黄公卒。山阴龙溪王子闻讣,挥泪以叹曰:“呜呼!才笔超越之士,志有馀而位不足;脂韦秽浊之流、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5ZDB009)的阶段成果。

^①《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续编》项目入选《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3—2016年陆续出版。

^②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

国家无毫毛可赖者，顾久于位而命为有餘。芝荣不逾旬，蔓草剃而复繁，天地之生物固然也。然则石洞非其人耶？”

十一月戊子，嗣子惟嵩以鲁府纪善吴君所为《状》、修币遣使踵予门以请，曰：“先君子遗命：‘吾葬必迓吾父母。’将以明年辛酉正月初九日祔葬于净土先大母淑人钟氏兆次，敢乞玄堂之铭？”予曰：“奚忍辞哉！况遗命乎？”

公讳承文，字伯敷，石洞其别号也。黄氏其先闽人，石晋时昭武镇都监讳绪徙黄岩之洞山，越十五世至国朝。公高祖兵部职方公讳彦俊，曾祖南京工部右侍郎文毅公讳孔昭，祖吏部文选公讳甫，父礼部尚书久庵公^①讳绶。诸赠谥勋猷，详于谱牒恩典中。

公自幼天性颖悟，负大志。比长，修躯美姿，神气英迈，识见过人。时圣天子方兴“大礼”之议，廷论纷然，各持所见。公方随侍久庵公，与之商榷。公酌古准今，佐翁以定其礼，遂为昭代不易之典。既为邑庠生，以文章相砥砺，尤长于翰墨。嘉靖戊子乡试，主司取中式，以谗，遂不及录。

癸巳，以久庵公之命，奉恩例入太学，益力于艺场，慨然有匡济之志。尝过予阳明书院，与之论性，见其能外器以融道；与之论治，见其能怀古以超今，始知其能推原寻绎久庵公之蕴，盖述者也。既而南畿屡试屡奇。因伤己之不遇也，不乐仕进，筑精舍。探群书，与久庵公朝野故旧名流，聚论古今。四方豪杰皆愿与之交游，若自肆于园池竹石之间。

壬子春，翁力谕谒选。阁老介溪严翁^②先于留都时，知公负才猷、伟器度，欲选比后府，次第大用之。以久庵公高年，因请南畿，图归侍养，乃除受前官。堂上何公云雁考公廉勤明敏，屡询利弊，见之施行，士民悦服。尚书张公经以公练达知兵务，每诣公署，咨询机宜，复以屏翰期之。每接久庵公家报，未发辄而涕泗交颐。力请奉表北上，以图南还省侍。迨入京邸，闻讣音，既绝复苏，奔丧还家，朝夕哀恻，几于伤生。

壬子五月，倭寇焚劫合邑，复营构室庐居止，宦情微矣。虽遭焚荡，犹发未焚仓廩与宗族姻娅，虽疏戚之贫者悉赈之，其济人也如此；戚里有孜孜向学者，公资以薪水，助以膏火，务欲其成就，其做人也如是；为钟氏立外思庵祭扫，复以恩德报外祖。美行类此，莫述也尔。

著有《石洞集》、《青崖漫录》。今正寝卒矣。距生弘治庚申二月十八日午时，享年六十有一。惜乎食报于天，于□未能尽偿其才，俾勋名不得以竟于世。四方豪杰之士，无不以知公才猷，尚奚憾哉！

公娶典膳竹窗施公之女，与公合德。伯仲七人，交相友爱。子男三人：惟嵩为邑庠生，能读祖、父书，克绳先德者，娶舅氏施两桥女；次惟龍，性倜

①久庵公：即黄承文之父黄绶，字宗贤，号久庵。生平简况见下文。

②介溪严翁：即明权臣严嵩（1480—1567年），字惟中，号介溪。

悦,聘土屿张信泉女;次惟峻,幼,未聘。女一,适两桥仲子施如镒,文雅远器也。孙男二:学孔,学孟,皆髫年。

嗣子远遣以请铭,以予知公。谨次序之,不使失实也。铭曰:

于穆岩邦,惟黄发系。王国其祯,勋名奕世。宣郎如□,列祖允继。荆玉其温,南金其厉。阔步无俦,清尘谁俪。越水淬铎,银台建旆。有才尔纵,无位尔高。时不我与,乃屯其膏。净土公堂,山昂水韬。兰芬桂馥,远遗后曹。

嘉靖三十九年岁在庚申季冬既望,赐进士出身、南京兵部武选司郎中、眷生山阴龙溪撰。

二

以上录《石洞黄公墓志铭》为蓝本,结合《洞山黄氏宗谱》、《(黄绶)石龙集》,以及涉及黄承文的相关文献资料,我们就可以对黄承文其人、其学、其事进行一番“历史还原”。

关于黄承文的传记文献,今存民国乙卯年(1915)铅印本《洞山黄氏宗谱》^①卷四载有“黄承文小传”。其文云:

黄承文,字伯敷,号石洞。由官生仕南京通政司经历,升知府。为人规模阔大,胸次倜傥,善谈吐、多才干,富冠乡邑,声驰远近,亦一世之雄也。生于明弘治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午时,卒于嘉靖四十年三月初一日卯时,享年六十有一。配孺人东浦施氏。葬净土寺西脊,与母钟淑人同穴。子三,惟嵩、惟麓、惟峻。^②

与王畿《石洞黄公墓志铭》文比照,此传不但简略,而且似有不少纰漏^③。

浙南台州洞山黄氏,其先祖黄绪系闽人,为昭武镇都监。五代石晋开运(942-946)年间,黄绪避王审知兄弟之乱,携家徙居而来^④。至黄绶、黄承文父子生活的明代中叶,子孙繁衍生息,已经七百余年。黄绶《贞七叔墓志铭》曰:

①关于民国乙卯年重修本《洞山黄氏宗谱》,系我们于2011年10月5日前往浙江台州温岭实地考察黄绶、黄承文先祖居住地洞黄时,在玉环县沙门镇路上村黄氏后人家中发现。据张英风所撰《洞山黄氏宗谱》跋文称,此次修谱具体由黄鹤楼发起。而根据黄岩林芾棠于(1915)仲冬之月所撰《重修〈宗谱〉序》文所记,此次宗谱修订系由黄哲明偕其族人琴霞、鹤士、志均等同修。

②《洞山黄氏宗谱》卷四,第59页。

③据《洞山黄氏宗谱》,黄承文生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卒于嘉靖四十年(1561),享年当为六十有二。王畿《石洞黄公墓志铭》作嘉靖庚申,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卒,与“享年六十有一”合。《家谱》误,当改。

④叶良佩纂修:《嘉靖太平县志·黄绪传》:“黄绪,其先闽人,为昭武镇都监。石晋时,避王审知兄弟乱,徙居邑之洞山,以忠厚立家传世,历宋元至国朝(明)而子孙益蕃且显。”

“洞黄自唐末至今,几七百年,世以读书耕稼为业。”^①黄承文高祖黄彦俊(生卒年待考),系洞黄黄氏十五世,名愉,字彦俊,以字行,明正统元年(1436)进士,任兵部主事,居职有政声,大臣屡欲论荐,彦俊力辞,卒赠工部侍郎^②。曾祖黄孔昭(1428-1491),名曜,字孔昭,以字行,更字世显,号定轩,晚号洞山迂叟,天顺四年(1460)进士,历任工部屯田司主事、都水员外郎、吏部文选员外郎、吏部文选郎中、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工部员外郎等职,嘉靖年间赠礼部尚书,谥文毅^③。黄孔昭中秀才之后,携家至黄岩西城司前街定居。《嘉靖太平县志》卷七“黄孔昭传”称:(黄孔昭)“既游学,乃迁居旧邑之西。”《光绪太平续志》卷十八《杂志》:“黄孔昭本居洞黄,后迁黄岩西城司前街。”黄承文祖父黄甫(1450-1506),字汝珍,号方麓,成化十七年(1477)进士^④,官至吏部文选郎中,嘉靖中赠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⑤。黄承文之父黄绶(1480-1554),字宗贤,号石龙、久庵,学者称久庵先生、久翁先生,历任后军都督府都事、南京都察院经历、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光禄寺少卿、大理寺左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南京礼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等。中年黄绶曾一度服膺于阳明先生“致良知”之教,“称门弟子”。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三》有“尚书黄久庵先生绶”学案^⑥。

黄承文生于弘治十三年(1500)二月十八日,系黄绶长子。生母钟氏。黄绶《亡室淑人钟氏墓志铭》有云:“亡室淑人钟氏……生于成化丙申五月□日,卒于正德庚辰二月廿九日,享年四十有五。淑人初封孺人,后赠淑人。子男七,女二……淑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静土山之原。”^⑦七男分别是:黄承文、黄承廉、黄承德、黄承礼、黄承忠、黄承孚、黄承惠。二女分别是:黄娟,适县学生高洵。黄姆,许字于王阳明之子王正亿。其中,黄承文、黄娟为钟氏所生^⑧。《石洞黄公墓

①黄绶:《石龙集》卷二三,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年间刻本,第22页。

②关于黄彦俊生平,详参黄绶《曾祖职方府君碑阴记》文(载《石龙集》卷十四下,第4-5页)。

③黄绶《先祖文毅公行状》文(载《石龙集》卷二三,第6-18页)对黄孔昭生平事迹记载最为翔实。

④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黄承文祖父(即黄绶父亲)黄甫与王阳明父亲王华系同年,王华系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状元。

⑤黄绶《先府君行状》文(载《石龙集》卷二三,第17-21页)对黄甫生平有详细介绍。

⑥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20-328页。

⑦《石龙集》卷二六,第6-8页。嘉靖七年六月,以《明伦大典》成,黄绶为亡室钟氏请赠,嘉靖帝特推恩,赠钟氏淑人。黄绶《亡室钟氏焚黄文》:“予叨侍从,仰荷皇仁。特赐推恩,赠尔淑人。”(《石龙集》卷二八,第2页)

⑧《石龙集》卷二六,第8页。

志铭》文云“(黄承文)伯仲七人,交相爱”。

嘉靖二年(1523)秋,在御史朱节(浙中王门学者)的举荐之下,黄承文之父黄绾“再次出山”^①,任南京都察院经历。《洞山黄氏宗谱·黄绾传》称:“时世宗龙飞,收天下遗逸。御史朱公节疏荐府君‘志专正学,素行孚于士论;心存王佐,学术明于泽物’。起升南京都察院经历。”^②黄绾离家赴南都任职,临行之际,曾有诗《示儿承文》^③。

是年,即嘉靖二年冬,黄绾在前往南都的途中,曾有书函与女婿高洵^④,勉其习举业之时当以“圣学”为先,并希望高洵与黄承文在明年即嘉靖三年(1524)能够一同前往越中师从王阳明,研习、传承“致良知”之教。黄绾《寄婿高洵书》云:“行时辱承尊翁及世仁厚饯且远送,其情何如!欲往阳明先生门下受业,此意甚好,已备道之。世仁明年必当与小儿同往一拜,以为终身依归。”^⑤限于史料,我们尚不能证实黄承文、高洵是否成行,并师从阳明先生问学,但可以肯定的是,“往阳明先生门下受业”是黄绾本人对黄承文及高洵的热切期望,这为我们研究黄承文、高洵与阳明学派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

《石洞黄公墓志铭》文云“时圣天子方兴‘大礼’之议,廷论纷然,各持所见。公(黄承文)方随侍久庵公,与之商确,公酌古准今,佐翁以定其礼,遂为昭代不易之典”。

“‘大礼’之议”是指发生在明正德十六年(1521)到嘉靖三年(1524)间的一场有关皇统问题的政治争论。争论的双方一是刚即位的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一为武宗旧臣杨廷和、毛澄等。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确定嘉靖帝生父尊号的问题。杨廷和、毛澄等前朝旧臣认为嘉靖帝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以明孝宗为皇考,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此为“护礼派”。新科进士张璁则上疏支持嘉靖帝,建议嘉靖帝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此为“议礼派”。由于嘉靖帝即位不久,政权未稳,张璁等又起于微末,且人单势孤,难以服众,嘉靖帝唯有先行妥协。待三年之后,嘉靖帝的皇权

①黄绾先是在正德五年至正德七年间(1510-1512)任京城后军都督府都事。此间与王阳明、湛若水结识,以期共证圣人之学(详见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载《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28页)。黄绾正式师从王阳明的时间是嘉靖元年(1522)秋,王阳明讲学绍兴之时,黄宗羲《明儒学案·黄绾传》:“阳明归越,先生过之,闻‘致良知’之教,曰:‘简易直截,圣学无疑,先生真吾师也,尚可自处于友乎!’乃称门弟子。”(载《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318页)

②《洞山黄氏宗谱》卷四,第44页。

③《石龙集》卷二,第7页。

④黄绾长女黄娟嫁于高洵。黄绾《先府君行状》有“娟适高洵”语(《石龙集》卷二十三,第21页)为证。

⑤《石龙集》卷十八,第7页。

地位渐趋稳固,“议礼”之争再起。黄绾时任南京都察院经历,亦积极参与其中,与张璁、黄宗明等联名上疏支持嘉靖帝,而为“议礼派”重要成员之一。墓志铭文称黄承文“酌古准今,佐翁以定其礼”,足以能体现出黄承文对于“大礼”问题的态度和立场。这对于黄承文其人其事以及“大礼议”问题的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又据《石洞黄公墓志铭》文,嘉靖七年(1528)秋,二十九岁的黄承文赴杭城参加了乡试,主考官原本打算录取黄承文为举人,因受谗言干扰,“遂不及录”。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春,黄绾因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秩满,荫子黄承文为国子生^①。翌年,即嘉靖十二年,黄承文入京师太学读书,继续为参加科考,求取功名而努力。《石洞黄公墓志铭》作“(黄承文)以久庵公之命,奉恩例入太学,益力于艺场,慨然有匡济之志”,即此之谓也。

在嘉靖十二年左右,嘉靖帝以推恩加赠黄绾祖妣蔡氏为夫人。黄绾有《祖妣蔡夫人焚黄文》曰:“昔蒙朝廷特赠祖考礼部尚书,今蒙推恩,加赠祖妣夫人……谨令长男(黄)承文,祇奉诰命,爰录以焚,及洁牲醴,用申虔告。”^②据此可知,嘉靖十二三年间,入太学读书的黄承文随父居于京师官邸。此间,《石洞黄公墓志铭》撰文者、王阳明晚年高足王畿适在京师^③。易言之,黄承文与王畿结识的时间当在嘉靖十二、三年间。

王畿《石洞黄公墓志铭》还称:“(黄承文)尝给予阳明书院,与之论性,见其能外器以融道;与之论治,见其能怀古以超今,始知其能推原寻绎久庵公之蕴,盖述者也。”“阳明书院”,亦称“天真精舍”、“天真书院”,是王阳明病卒之后,王畿与钱德洪、薛侃等在杭州共建以祀阳明先生。查今人彭国翔教授撰《王龙溪先生年谱》称:“(嘉靖十六年,1537),龙溪因病归故里,与薛侃聚学天真精舍。”^④则嘉靖十六年左右,黄承文可能前往或因外出路经杭城,前往天真书院(“阳明书院”)向王畿请益,二人就天人性命之学、治国理政之道进行过一番探讨、交流。在王畿看来,此时的黄承文对于乃父久庵公(黄绾)之学已经相当的谙熟,并“能推原寻绎久庵公之蕴”。

黄绾早年曾一度服膺于王阳明“致良知”之教,推崇王学“简易直截,圣学无疑”,并“称门弟子”,前文有述。但晚年黄绾却背叛王学,批评“致良知”之学违背圣人之言,是“禅学”,这与王畿主张“本体即工夫”的良知现成说,截

①《明世宗实录》卷一三七,“嘉靖十一年四月己丑条”,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226页。

②《石龙集》卷二八,第10页。

③嘉靖十三年,王畿离京至南京任职方主事,临行之际,同志之士请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黄绾赠言,黄绾成《赠王汝中序》(见《石龙集》卷十三,第17-19页)。

④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31页。

然不同。因而，王畿此处的“能推原寻绎久庵公之蕴，盖述也”云云，意蕴深长，值得玩味。

嘉靖十八年（1539）秋，时年六十岁的黄绾正式结束了自己的仕宦生涯，开始了归隐田居的晚年生活。《南京都察院志·黄绾传》称“（黄绾）归抵家，迁居翠屏山中，杜门谢客，日事注述，布衣草履，超然于尘埃之外，虽极寒暑，手未尝释卷，远近有志士咸趋事之”^①。王畿《石洞黄公墓志铭》称：黄承文在嘉靖十二年进入太学至嘉靖十八年间，曾多次参加乡试，结果均不尽如人意，“屡试屡奇”，故而黄承文本人对科举亦有厌倦之心，于是乎干脆放弃科举，与致仕赋闲的父亲久庵公一道，归隐田野，“筑精舍、探群书，与久庵公朝野故旧名流，聚论古今，四方豪杰皆愿与之交游，若自肆于园池竹石之间”。由此看来，黄承文与乃父之学术志趣庶几相同。

黄绾父亲、祖父、曾祖三代皆进士出身并为官朝廷，而黄绾本人亦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所以不甘心，也不情愿自己的长子黄承文在四五十岁时，与六七十岁的自己一样“于园池竹石之间”挥霍生命，故而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以致仕礼部左侍郎的身份，向时任内阁首辅的严嵩举荐黄承文，以求给黄承文谋得个一官半职。其实在嘉靖十一二年间，严嵩至南都任礼部尚书、黄绾任南京礼部右侍郎之时，黄承文侍父客居南都官邸，严嵩即认识青年黄承文，并寄予过厚望，知其“负才猷、伟器度”，原本打算在这年（嘉靖三十一年）选调黄承文至后府，次第大用之，但是黄承文以家父高年（黄绾是年七十三岁）为由，力请南畿任职，图归侍养。缘此，嘉靖三十一至三十三年（1532-1554）间，黄承文任南京通政司经历。

查《明史·职官志二》：“通政使司。通政使一人，左、右通政各一人。……通政使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②“通政司”系一收受、检查内外奏章和申诉文书的政府机构，官阶是从五品至正八品。早年侍父在两京任职的经历，使得供职南都通政司的黄承文在本职工作中也是“游刃有余”，并深得上司欣赏。比如时任吏科都给事中的何云雁在考察官吏之时，发现黄承文“廉勤明敏”，“屡询利弊，见之施行，士民悦服”。时任南京兵部尚书张经^③，也以黄承文练达知兵务，“每诣公署，咨询机宜，复以屏翰期之”。于此，黄承文的政治才干，可见一斑。

嘉靖三十三年（1554）九月四日，黄承文之父、七十五岁的久庵翁黄绾病卒

①（明）施沛撰：《南京都察院志》卷三十九《人物三·经历列传·黄绾传》，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天启年间刻本，第47页。

②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1780页。

③《明世宗实录》卷四〇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丁酉”条，“改南京户部尚书张经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于黄岩。《明世宗实录》记载：“壬寅，原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绶卒。”^①黄绶病卒之时，黄承文时任南京通政司经历，不在身边。《石洞黄公墓志铭》文云“（黄承文）每接久庵公家报，未发缄而涕泗交颐。力请奉表北上，以图南还省侍。迨入京邸，闻讣音，既绝，复苏，奔丧还家，朝夕哀恸，几于伤生”，说明其父病重期间，黄承文克尽孝思，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生病在家的父亲。

黄绶病卒，遵礼制，黄承文于嘉靖三十四、三十五年间（1555-1556）丁忧家居。其后无意仕进，遂正式隐居，以读书著述终老，并成《石洞集》、《青崖漫录》等。

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初一日，黄承文病卒于黄岩，享年六十有一。时四处奔波讲学以弘扬先师“致良知”之教的王畿，得知道友黄承文谢世的音讯，内心十分凄凉，挥泪以叹曰：“呜呼！才笔超越之士，志有馀而位不足；脂韦秽浊之流、国家无毫毛可赖者，顾久于位而命为有馀。芝荣不逾旬，蔓草剝而复繁，天地之生物固然也。然则石洞非其人耶？”“惜乎食报于天，于□未能尽偿其才，俾勋名不得以竟于世。四方豪杰之士，无不以知公才猷，尚奚憾哉！”字里行间，王畿对于黄承文的踌躇满志、怀才不遇，充满了惋惜与遗憾。

嘉靖三十九年冬十一月戊子日，黄承文嗣子黄惟嵩^②以鲁府纪善吴君所成黄承文“行状”，修币遣使，至绍兴拜访王畿，恳请王畿为乃父撰写墓志铭。王畿与黄绶、黄承文父子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一则，王畿、黄绶同为阳明先生的弟子门生，黄承文亦“能推原寻绎久庵公之蕴”，且王畿与黄绶、黄承文父子交好；二则，黄绶早年把自己的小女黄姆许配于阳明先生哲嗣王正亿，正是在王畿等人的周旋之下而成。因此，面对黄承文嗣子黄惟嵩的请求，王畿以“奚忍辞哉？况遗命乎”为感慨，便答应为黄承文撰写墓志铭。

【作者简介】宫云维，男，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儒家文化史、中国历史文献。张宏敏，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宋明理学史。

①《明世宗实录》卷四一四，“嘉靖三十三年九月”条，第7195页。

②《洞山黄氏宗谱·黄惟嵩传》：“黄惟嵩，字仲高，号二室。幼以《诗经》入邑庠生，既而援例入太学。性缜密多才干，于世事胸中了然，且不逐时辈作好恶，而独维持家难。惜乎年不永耳！生于明嘉靖十六年二月初六日申时，卒于万历五年七月二十日午时，年四十一。”（《洞山黄氏宗谱》卷四，第78-79页）